



当代靓女

莫之棣 著

当代靓女

广西人民出版社

560290

借还登记表

当代靛女

莫之棣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 1/32 6.625印张

印数: 1—3,300册

ISBN 7-219-00025-1

书号: 10113·348 定价: 1.0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编乡土作家莫之桢的短篇小说十六篇，其中“文革”前四篇，“文革”后十二篇，基本上反映了莫之桢多年来从事农村题材创作的概貌。

前期的作品，主要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解放后农村新的人物，新的思想，以及广大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要求。近年来的作品，主要是从改革和开放的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新时期农村比较重大的矛盾和问题，并展示了农村的巨大变化和新的风情风貌。

莫之桢是一位扎根本乡本土的作家。他的这些小说，不但充满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具有朴素亲切、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

目 录

夜光珠与树顶芙蓉·····	(1)
初春·····	(9)
风雨荷包坳·····	(17)
牛市新风·····	(31)
兄弟仇·····	(44)
耳光·····	(81)
蟾蜍案·····	(95)
深沉的爱·····	(103)
蜜月·····	(109)
自豪者·····	(115)
当代靓女·····	(123)
荔枝快熟的时候·····	(144)
公安员老王找车记·····	(152)
不响的炮仗·····	(158)
村巷锣声·····	(175)
骄傲·····	(191)
后记·····	(207)

夜光珠与树顶芙蓉

深夜，人们都睡熟了，乡政府的一间房子里，还有两个算盘“的搭的搭”交替地响着。打算盘的是一对男女青年，男的叫张大勇，女的叫刘小慧。大勇有一对光炯炯的大眼睛，外号叫“夜光珠”；小慧面红红，最爱笑，一笑起来就象一朵花，外号叫“树顶芙蓉”。不过，这两个外号还有别的含义。过去，大勇是一社会计，小慧是二社会计，工作搞得非常出色。去冬一起评上县模范会计呢。这样的青年确实令人羡慕，乡里的男青年都想追求刘小慧，女青年都想追求张大勇，可是他俩的对象条件很高，使得个个摇头。因此女青年给张大勇起了那个外号，男青年也给刘小慧起了那个外号，这两个外号的含义是：“好是最好，就是最难得”。大勇外号的含义只是女青年懂；小慧外号的含义也只有男青年懂。

其实大勇和小慧心中早就互相暗暗爱上了。而且大勇觉得小慧最好，小慧也觉得大勇最好。因此就故意提出了苛刻条件，一来是互相鼓励；二来又能打断其他青年的念头。但是他俩互相听到对方条件时，都感到有些失望，他俩都觉得对方比自己能干，配不上。因此他俩都是这样想：“那方面不用想了，只有多多向他（她）学习，把工作搞好。”此后，虽然双方经常开会，接近的机会多得很，可是谁也不敢向对

方说出心底话。

直到去冬，全乡的社并为一个大社。他俩又一起被选为会计，整日在一起工作，照理，会很容易把恋爱闹起来。可是事情却相反，越是接近越觉得对方的优点多，越感到自己配不上。他俩曾几次心中命令自己：“不要想这问题了。”可是，头脑怎么也不听自己主使。

日子过得快，春耕到了，账目也越来越多，忙得他俩恨不得分出几个身来，就象今晚，参加了乡里会议已十点多钟了，但还是要抓紧时间算账。

今晚的会议，讨论了好几个问题。有一项是插秧问题，事情是这样：和区供销社订有一批骨粉，准备在插秧时用来作秧根肥的，谁知到了交货日期，供销社来电话说：“因途中受障碍，大约要迟一两天才能交货。”等呢？还是不等呢？等吧，插秧季节当头，天气又特别好，这几天一阵小雨一阵太阳，老农说：“这是有金难买的插秧好天气，放过了太可惜。”另外，不插秧又得做其它工作，打乱了工作计划；不等吧，少了这项重要的基肥，增产指标就受影响。社长急得一连打了几次电话给供销社，可是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大家又深入讨论了一会，认为肥料不足今后可以补，季节过了拉不回，因此决定不等了。社长打电话给供销社说：“这批骨粉能退吗？能退我们就不要了。”

大勇和小慧原是主张等几天的，但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可是心中都担忧少了这批基肥，难以达到每亩产量九百五十斤的指标，心里反复地考虑，找个什么办法来弥补。

一心不能两用，一算起账来又不得不把这事放下了。他俩不言不语、全神贯注敲着算盘，两个算盘交替地长久地响

着。突然大勇打了一个呵欠，接着小慧也打了个呵欠，她笑了笑对大勇说：“夜深了，你家路又远，应回去睡了。”心中却打算大勇去后自己再挨一会。大勇道：“今晚乡长文书都回了家，他们叫我守在这里，你回去吧！”小慧没有达到意图，反被大勇推了一把，只得让步道：“你若不回家，大家就再算一回吧！”说完振起精神又算起账来了。大勇不愿小慧挨得大深夜，便装作爽爽快快的，一面收拾账本，一面催促小慧道：“夜深了，停止！停止！”心中却准备小慧去后又开挡。小慧见大勇一本正经地收拾账本，以为他真正要睡了，自己不应影响他，也就匆匆忙忙的收起账本，准备走了。

电话铃突然响起来，小慧一面拿起听筒一面劳叨：“这么深夜还打电话，有什么事这样急的！”她有神没气地问道：“那里，有什么事？……啊！好！你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会答复你。”她扭过头高兴地对大勇说：“骨粉连夜运回了，供销社问我们到底还要不？”大勇乐得直叫：“要！要！要！”小慧道：“看你一点也不考虑，只叫要，明日上午送到这里，我们至少也插了百多亩，还用那么多！？我看还是退了千多斤吧！”大勇十分可惜地说：“等多一天就好了。真是——就照你的意见吧！退千二，其余叫他明日一早就运来，下午就得用了。”小慧心中核算了一会，觉得退千二也刚合适。正把听筒贴近耳朵，突然大勇一手把听筒夺了过来。小慧吓了一跳。大勇大声喊道：“不退了，全要，全要。”小慧呆呆地望着他，不知他又搞什么名堂；他又说：“我们马上去，用胶轮车运，回来后还赶得上明早插秧，你们称好千五斤等着我们。”小慧看了看钟，说：“行！现在还没到十二

点，来回三十里，总可以在天亮前赶回，你马上赶牛装车，要最大最有力的牛，别碍时间，我和你一起去！”话未说完，大勇就冲出门去了。

两人驾起牛车向前去了，车子吱喳吱喳的响个不停，大勇和小慧并排地坐在车上，春夜的微风迎面吹得周身爽快，两个人不约而同低声唱起歌来：“我们是个青年团员，我要做个好社员……”越唱，心里越觉得香甜。重重复复的唱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供销社。

供销社的同志早就把骨粉称好了，十几个同志等着他俩，一见车到就七手八脚地把骨粉装上车，千五斤东西不消几分钟就装好了。两人顺便买了些急需的东西，连开水也不喝一口，马上就赶着牛往回走了。经理见天黑沉沉，连忙拿了两支电筒，直追到墟口给他俩。

这几天的天气，真是一日十二变；两人刚走不远，天气就变起来，四处的乌黑云似赶墟一样向他俩的头上集中。天越来越黑沉了，大勇抬头一望，对小慧道：“要是下雨就糟了，骨粉湿了下不了秧根。”小慧又望了望天说：“赶快点，只有三里路就到荣村买粥亭了！”大勇对牛用力打了两鞭，用教训的口吻喝道：“不走快点，雨淋湿了更会拖死你！”牛似箭一样冲了半里多，猛然了打几个踉跄就停住了。小慧说：“这么大的牛，用胶轮车拉千多斤也拉不动，谁家养的？”大勇道：“水生家养的‘狮子嚙’。”小慧一听，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对大勇道：“啊！怎么好！这牛前天才生了个牛仔，赶这牛拉车，该死啦！”大勇道：“它是离乡人民委员会最近的，也是最大的，我就赶来用了，他家的牛栏又是在屋外，方便得很，黑墨墨的，急忙牵来就用，谁知……”小慧道：

“都怪我，明知这事，却忘了嘱咐。”大勇道：“这不是检讨的时候。生牛仔的牛赶来拉车，怕有牛肉吃呢，怎办？”紧接着，雷声隆隆响起来，两人抬头看天，见黑得象锅底。两人呆了半晌，突然小慧跳下车来，一边说：“不能再等了，快下来推！”大勇立刻跳下来，一旁一个，咬紧牙关，用尽了气力推车。牛得了两个人的力量帮助，又慢慢的走起来了。

刚把车推进卖粥亭，雨跟着“沙”地一声下来了。大勇和小慧虽然累得张大嘴喘气，可是却半秒钟也不停就急忙走到车前看牛，看见它的呼吸很平顺，他俩才放心。

雨越来越大了，小慧皱着眉头说：“一会儿路更滑，上坡又多，这条牛怎吃得消？”大勇侧着头想了好一会说道：

“有了，我买的那几斤酒，灌它两筒就好了。”小慧也高兴道：“我买的那些鸡蛋正好用上，酒混鸡蛋喂它，最好不过。”大勇忙说：“我可不同意，你买的鸡蛋是你母亲吃的，她正坐月子，那能拿这些东西喂牛。”小慧反问道：“这牛也是坐月子呀！你的酒也是拿来泡药酒医你爹的风湿病的，你能拿出来，我就不能拿出来！？”大勇硬说自己的酒是闲饮的，小慧气了，说：“无论怎么说，先喂了牛要紧。”大勇见拗不过也不再说什么，冒着雨跑出去斩了一根竹，削了个竹筒。小慧见他湿淋淋的跑回来，埋怨道：“一身汗就跑去淋水，感冒了怎么办。”大勇道：“怕什么，等会推车一用力，出一身大汗就好了。”

喂了牛，雨也晴了，两人又赶着牛往前走，两个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用尽了气力推车。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把骨粉运到村里了。



这时，天刚蒙蒙亮，可是家家户户都起来了，大勇上气不接下气的喊道：“骨粉运回了，骨粉运回了！”大家一听，乐得叫喊起来，小慧道：“去通知各个生产队吧！叫他们立刻派人来领骨粉。”

这时，水生爹慌慌张张从村里冲出来，一见“狮子褥”还套在车上，气得颈上的青筋凸起手指那么高，放大喉咙喝道：“谁这样乱来，刚生了牛儿的牛就赶来拉车，死了你赔一箩金也不能了事！”大勇知道他爱这头牛就象爱他的孙子一样，忙道：“是我拉的！”水生爹更气了，他指着大勇的鼻梁说：“它死了你去耙田！？你去耙田！？”小慧接上去说道：“大伯，不要紧的，保证没事！”水生爹马上又顶过来道：“不要紧！？叫你妈出工试试看！”大勇见他气成那个样子，便把事情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说了出来，最后又检查了自己粗枝大叶。旁边的人也围上去劝水生爹道：“大伯，放心吧，千多斤装上胶轮车净他两个推也推得动了，你看它平平顺顺的，一点事都没有。”水生爹这才不出声，拉了牛转身去了。大勇和小慧呆了一回，正想回去，水生爹又跑出来了，他一手拿着一瓶酒，一手用碗捧了几个鸡蛋，哑声说道：“我错怪你们了，我的脾气不好，别执怪我这老头。”一边说，一边把东西向他俩手里塞，他俩怎么也不愿拿。可是旁边的人都要他俩拿，他们说：“社是大家的，决不能用了私人的东西不还，你俩急用先拿下吧，明日社买了再还给大伯。”他俩只得拿了。

好事传得快，这件事不到半天就传遍乡里了，这一来，人们都说了：“这可合了条件啦！”有的居然断定：“不久就结婚了。”

又是一个深夜，他俩刚收起账目，大勇试探小慧说：“真是无风不起浪，断定我们俩……怎么办？”小慧听他话里带话，心里突突跳起来，红着脸说：“……要是你不嫌我，就算群众断得准吧……”大勇忙说：“你这人讲话真不要本，我不及你多了。”小慧道：“得了得了，以后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吧！”这时大勇那双象夜光珠一样有神的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小慧，小慧也看着大勇，红红的脸微笑着，真似一朵芙蓉花。

于1956年2月

初 春

梅花村生产队副队长张君明，登上一道不高的山梁，刚好同初上东山的圆月，打个照面。他觉得，这轮和他同时爬上山来的明月，也好像村里的人们一样，一见他走这条路，就望上脸来，俏皮地笑，笑他经常到李杏梅的家。人们认定他爱上了李杏梅，常常善意地调笑他。而他也真的爱上了李杏梅，爱她美丽的身姿和开朗的性格，爱她有着一颗火热的永不疲倦的心。她，是小队的劳动能手，劳动上出满勤，超定额，去年得了四千个工分，又是个宣传员，天天用午休的时间出黑板报，人们吃晚饭时，她就跳上播音棚，给社员们讲报纸上的新闻、党的政策和队里的好人好事等等。就是这位姑娘，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张君明憨直的心。

突然，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从路旁的榕树背闪将出来，抓住他的手臂嚷道：

“我断定你今晚去杏梅那儿的，果然截住了！”

君明脸红起来，定神一看，见是好朋友张爱辉，也就不羞涩了，一本正经说：“你在这儿截我，有什么事？”

爱辉笑道：“队长说今晚又开队委会议，你就去通知杏梅吧。”

“好！我快去快回。”君明憨笑着说。

“你们真爱上了？”

君明摇摇头。

“反正她就是有意了，”爱辉肯定地说，“村里人都说你俩在恋爱，她也知道人们这么说，可是她没有疏远你，这不就是默认了吗？”

“总是你说的！”君明笑着挣脱了手，迈开比刚才更轻快的步伐走了。

他踏入竹林，直往那个有灯光的窗子走去。他总爱从窗子窥一会杏梅看书的神态，才敲几下窗棂，叫她出来开门。杏梅的看书神态，确实可爱极了：垂在胸前的辫子，乌黑、娇柔；搭在桌上的手臂，健康、结实；眼睛炯炯有神，嘴角微微挂笑……。君明还没有走近窗子，这些熟悉的神态，就浮现在他的眼前了。可是，当他走近窗前，还来不及窥看，就吃了一惊，因为杏梅正和她的伙伴兰芳谈着他的事——

“人家都说你和君明恋上了，到底是不是？”兰芳问。

“你想呢？”

“我想你不会爱他。”兰芳不等杏梅开谜：“你是个能武能文的全才，而他，傻头傻脑，只知埋头耕种，无声无息……”

“我不爱他，给你想对了，但我没有那么好，更不能说人家傻头傻脑……”

张君明一听，那热乎乎的心，刹时成了冰块。他退到一株在路旁的荔枝树下，稍稍平息一下心情，才想到要通知她去开会的事，勉强提起神来，叫道：

“杏梅！队长叫你马上到队委会开会！”

“就到！”杏梅在房里高声答应。不一会，随着一声吱

扭，从屋里奔出一个穿格子布上衣的姑娘来，在明朗的月色下，显得格外潇洒。她赶上来，和君明肩并肩地走。这么大的行动，使这位有点憋气的小伙子，更加拘束起来。

“今晚的会议，大概又是昨晚的浸种问题吧！”杏梅问了一句。

“大概是，”君明没好气地说，但突然又生起气来，“我还是坚决反对在这几天浸种的。”

杏梅向君明瞟了一眼，忍不住笑起来，她觉得君明的生气，怪有趣的。

“你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呢？”

“我昨晚在会上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我相信气象台的预告。现在浸种，在播下的头几天，会碰上霜冻的。俗话‘人怕老年苦，秧怕发芽霜’，怎能不小心谨慎呢？”

“去年两造丰收，提早季节是原因之一，支部不是号召我们吸取去年的好经验吗？”

“支部号召时，气象台还没发出这预告。现在，别的生产队都挪迟浸种时间了。为了进度第一，冒这个险太无意义了。”

“这有什么险，你廿四岁了，见过‘雨水’以后结霜吗？”

“正月十几结霜是有过的，难道你忘记了？”

“你真是一本历书看到老了，那年‘立春’可不在大年初一呀！”

两人辩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管委会。委员们见他俩同时进来，都俏皮地对他俩笑，张君明的脸刷地红起来。

队长说：“开会吧！”

“浸种的事不用讨论了，第一批谷种我已经浸啦！”技术员张永坚说。

“你怎么擅自浸种？你这样独断独行就不对了。”张君明不满地说。

“怎么说我是独断独行？”张永坚非常反感，“昨晚的会议上，七个委员，只有你和顺元两个反对浸种的。”

“可是队长说，还得今天再研究才能决定，你为什么不听队长的话呢？”张君明提高了嗓子说。

“谷种已经浸了，争吵还有什么用呢？”队长抽了一口烟，用调解的眼光看看顺元，又看看君明，然后面对顺元说：“谷种既然浸了，就得整好秧田，准备播种。大家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闹起气来。”他停了一下又说：“谁负责整秧田呢？顺元叔，你是老行家，由你负责吧，要几个劳力？”

李顺元和君明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怒气未消，粗声粗气说：“我不做，免致以后秧被冷坏了，赖我整的秧田不好。”

形成了僵局。队长的眼睛在张君明的身上绕了一圈，什么也不说。几个旱烟筒吱吱地响着。“明天叫谁整秧田呢？”队长的心在想，“杏梅还不在行，永坚要到公社开会去，只有君明了，可是……”他又向君明的脸瞟了一眼，始终没有说什么。

忽然张君明望了望张永坚的脸色，说道：“我负责行不行？”

“那好！”队长巴不得他自告奋勇。六对眼睛同时往张君明身上望过去，有高兴，有疑惑，有不满……

第三天傍晚，永坚从公社开会回来，在村边碰见君明。永坚问他：“秧田整好没有？”